



黃文範

根

(Roots)

作者：海勒 (Alex Haley)

出版：紐約雙日出版公司 (Doubleday)

頁數：五八七頁

售價：十二・五美元

評介：(一) 謝巴德 (R. Z. Sheppard)

(二) 威特金斯 (Mel Watkins)

(一) 非洲人的創世記

(African Genesis)

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那一天，亞力克斯・海勒悄悄地慶祝一項私人的兩百周年紀念，他站在馬里蘭州亞那波里市一座碼頭上，正是兩百年前他的外六世祖跟踉蹌蹌從「李格爵爺號」甲板下來的同一處地點。他那位老外公根達，是九十八名黑奴之一，由西非駛來的三個月航程中，居然能够死裏逃生。原來的裝艙「就像抽屜裏的調羹般填得密密實實」，其中包括有一百四十個非洲人。海勒赤裸裸地指出，三分之一的人死於非命，是十八世紀運奴航程中的平均損耗。

海勒現年五十五歲，已經從海岸防衛軍中退役，以合著「麥爾柯姆十世傳」一書而馳名；他或許是美國黑人中唯一對自己的祖先，擁有這麼詳盡資料的人，「根」——一個美國家庭的世系——是海勒紀念乃祖乃宗的一部作品，蒐集資料，着手寫作，停停頓頓，和財務上的困難，歷經十二年以後，這本書終於問世。然而，它的進行就像一條深深緩緩的河流，一直迄無休止，對於沒辦法或者不願意看完它五百八十七頁的讀者，「根」已經編成了十二集的電視連續劇，安排在今年元月份開始播演。就像這是美國對英國電視劇「樓上樓下」的答覆，「根」的電視劇本和書相同，不但涵蓋了這個家庭在非洲的起源，而且也包括了在新大陸上好幾代的種族關係。此外，海勒的編年史湊巧與顧德曼所作「一七五〇年到一九二五年，黑人家庭的奴役與自由」這本書同時發行，這是一本歷史修正主義人士的研究，對奴隸制度摧毀了黑人家庭結構的見解，提出了使人信服的辯駁。

「根」這本書大部份極類一本歷史小說，這種文體海勒似乎沒有仔細研究過。書中的敘述混合了戲劇性和轟動性的事實與虛構，它們在作者莫大的需要下源源湧出，用一種可以理解的既往滋養了他自己；海勒重建了古老南方的巨邸和奴隸的窩棚，充分明白鏈條與血緣有時無法區別出來，本書戲劇性地仔仔細細道出了奴隸家庭的生活——出生哪，求愛哪，成親哪（「露水夫妻」），死亡哪，和不斷提出被賣掉時，必須同親人生離時的害怕。

海勒探搜家譜而使他回到了西非，他在甘比亞遇到了一個遊方唱詞兒的老頭——一位族內口口相傳的歷史家——他追溯海勒的血統，一直到金根達在一七六七年被販奴人擄去以前好多個世紀。說出祖先而情感衝擊的聽證，不能期望過高。「根」書開始的一節，便是小說化了的；根達的出生，同教的教養，和成人的典禮，細節上栩栩如生，唯有激動的想像力才能提供出來。以下面這一段為例吧：「根達在激怒中，抵架綁住他腳踝手腕的鐐銬又抓又踢，立刻，便從鎖在一起的人們那裏，有了憤恨的喊叫和掙動。」

根達越過重洋時的恐怖，根據了一般的常識。可是海勒坐了現代的貨輪從非洲回國時，却強迫自己半裸着睡在不通氣船艙中的粗床板上，力圖消除妨礙了一個作家寫出故事在時間上與文化上的疏離。故事道出的是，

十七歲的金根達，以八百五十美元賣給維吉尼亞州史巴特郡的一個農莊主人，改名爲「多拜」，可是根達並不容易馴服，在他第四次脫逃未遂後，右脚的一半被職業的捕奴手砍斷，後來他終於做了一名醫生的馬車伕。一七八九年，根達同一個名叫珮兒的女奴成親，生下了女兒凱瑟。凱瑟到了十五歲，就賣給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農莊主人，他立刻就污辱了她。

凱瑟生了個混血兒，她叫孩子爵奇，但却輕輕在小寶寶耳邊，用外祖父的非洲姓名——金根達——輕輕叫他。這個姓名流傳下來，本書中從頭到尾竟成了口頭禪，它支配了爵奇——他成了主人鬪雞的訓練師——他把「金根達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堂慕；在內戰以後，堂慕獲得解放，他是鐵匠師傅，既已經獲得自由，便舉家遷往田納西州的罕寧鎮，白人歡迎他的手藝，但是却不准黑人自己開店，堂慕寧可替自己做工也不爲別人做，他裝了一輛篷車，上面有熔鐵爐和風箱，幹上了流動鐵匠，生意非常興隆。

下一代裏，金家同一個雄心勃勃的黑人白偉爾結親，他在一八九四年，成了罕寧鎮一家木材公司財源日進的老闆，海勒本人生在紐約州的綺色佳市，是貝莎和海賽蒙的兒子，雙親都是大學畢業，擔任教師，是黑人中產階級的中堅分子。

一般說來，海勒的寫作使用確定的資料越多，行文也就越呆板、越蕪雜。然而，金家一家人美國化的經歷，扣擊了人性的心弦，足以承受本書所累積的力量，海勒對分隔與失落的敏銳感受，以及在語文中創造一次回歸的才華，凌駕了「根」書結構與文體上相當可觀的疵瑕。在實質與精神的流放極爲充斥的這個世紀中，這本書應該算得了一個永久的故鄉。

(時代 76-10-18-60)

(二) 十二年來一書成

(A Talk with Alex Haley)

「現在我望着它，」海勒說道：「似乎『根』書還有點文以載道的性質在嘛。我還是小娃娃時，就聽外婆說這個故事，那時是真正的開端。外婆的名字是辛西兒，可是我們大夥兒都稱她是『西西姑娘』，自從外公去世以後，她就失去了活力，人變得呆呆的。她就懷着冥想，坐在門廊上，說道：『只是坐一坐。』孩子們一到她四周，她就一而再而三說那個稱他是『非洲人』的故事，他是怎麼被抓走的，到了美國發生了甚麼事情等等，一會兒以後，我們就開始表演那些事情，演戲，把她告訴我們的樣樣事情都再做一番，那些對我來說，成了一項不可磨滅的回憶。」

「後來在一九六四年，我旅行到倫敦，在大英博物館裏見到那塊『羅塞達石』，（『羅塞達石』是一七九九年，在埃及北部羅塞達市附近所發現的一塊石頭，它之所以出名，因為它提供了解譯埃及象形文字的初步線索，石頭上面刻得有埃及象形文字、通俗的埃及文字、和希臘文。——譯註）它打開了一扇進入人類歷史的門，我爲它所擔任的角色深深神往。雖則我不知道是爲甚麼，我當時却有了一種模糊的意識，它對我具有個人的重大意義在。」

「那年稍後，我參觀華府的『國家檔案局』，對外祖母所提到一些奴隸的姓名，好奇不已，她說他們屬於『毛家主子』，住在他的菸葉農莊上。我難以爲情得不敢問及他們，只是在人口普查記錄裏好奇地看一看。甚麼也沒有找到，我便決定離開；可是我出來的時候，穿過大閱覽室，好多人都在一心一意仔仔細細查看從前的文件，使我大吃一驚。我這才曉得，他們是真心真意要找出『誰』是過去的那些人。我就回到微縮片機那裏，經過幾小時的搜尋，終於找到了這一欄『毛堂慕黑人』還有親人的名單。這張名單使我悚然——我小時候在我們門廊上聽過好多好多次數說的家族，這就是在在實實的證據嘛。驀地裏，覺得同我的祖先有一種連接感，『根』書的構想便開始成型。」

「打從我一開始，在必要的研究上一直就有錢，和財務上的諸多困難。我只接受了少量的預支金額，因爲這本書的初步構想還是太模糊。所以在殺青前所花的十二年期間，我經常爲了要有財力進行下一步，不得不停

下來寫點其他東西或者演說。」

研究和追溯到西非村落裏，他那外六世祖根達所來的所在，已經很困難。可是據海勒說，把資料拼合在一起，把書寫出來，甚至問題更多。

「僅僅爲了研究和發掘非洲人的文化生活——儀式哪、器具哪等等，我就花費了兩年。有關這個主題的一切我都能找得到，可是，等到我完成時，竟是笨笨重重的資料一大堆，不得不想出一些辦法來加以整理。根達在非洲十六年，他的每一年我都有個筆記本，然後把我蒐集來的資料，按照根達某一個年齡會遇到爲準而分散開來。這麼一來使素材有了順序，這本書的前一部份有了確實、可信的感覺。」

「實際寫作時出現了最低潮，」他說：「我一直都高高興興，一直寫到根達被擄的那一節，然後要如何表現出他被桎梏、以及越洋航程中他有甚麼感受，却使我害怕、焦灼起來。我回到非洲去，搭一艘貨輪回來，到貨艙裏去，極力想重建他的感覺……站在船尾回顧，我有了恐怖感，深恐我捕捉不到『他們的』感受……我簡直的就想逃避，不幹了。我倒退着離開船欄，又覺得淚如泉湧，當時差不多情緒崩潰了……後來，我竭力使自己回到貨艙裏，開始感到了痛苦——根達的經驗，我在艙裏呆了整整一晚，在一種再體驗的意識裏，覺得自己真正是和奴隸在那艙裏。第二天早晨我才能繼續寫作，不過這最艱苦的一部份寫過以後，我覺得自己認識人們了。」

就這本完成的書，海勒評論道：

「儘管廣告上稱它是『非小說』，或許我們應該稱它是『擬態小說』；『根』的每一節敘述，以謹慎性來說都很確確實實——對文化、對地形地物的描寫，都根據確實的資料。卷首是一種再創造，使用了小說的技巧；但是它愈向下寫，知道的也就更多，也就更有事實的根據。」

「我認為，這本書描寫出非洲最確實、最廣見聞的影像，這種型態普通讀者都很了然。有少數黑人家庭追溯血統直到非洲，我曉得的就有十二家，包括有布勒威爾一家，阿瑟艾希便在內。可是我們有一種羞於既往的

民族性，極少回顧，那怕或許還有遲到一八五〇年坐奴隸船來，而依然在世的婆婆奶奶。看這本『根』，很多黑人定會更為關切本身的非洲背景；白人也許會對他們的家譜，變得更有興趣。這本書放諸天下而皆準的主題是：血統、世系、以及共同參與口口相傳的歷史——每一個人都回到沒有文字的時代，因此這本書接近了約束了我們全體的人性因素。」

至於海勒本人，是一位五十五歲的作家，在海岸防衛軍服役二十年後，三十七歲便專任寫作，「根」是他寫作生涯中成就最高的一本書。

(紐約時報書評 76-09-26-02)

宦海綺情

(The Confield Decision)

作者：安格紐 (Spiro T. Agnew)

出版：花花公子出版社 (Playboy Press)

頁數：三四四頁

售價：八·九五元

評介：蓋布瑞斯 (John Kenneth Galbraith)

• 69 •

有了成就的小說家們，對於打算侵入他們人滿為患這一行中的票友，刻薄得出了名。他們說：業餘小說家的人物都是一線式。現有的業餘作家中，林賽（前紐約市長）不會評論這本書；他自己的書在風評與行銷上，都沒有甚麼出色的成就，或許只除了在他任內的員工中。威廉布克萊幹得稍好一點，但是他對安格紐也是位幻滅了的崇拜人士，也是剛從對尼克森、密契爾、或許還有阮文紹的道德行為中恢復過來，他可能是一味危險的苦藥。華府的記者們，也是毅然決然的業餘小說家，可是安格紐看來，他們是這個世界上的齷齪小人。在下並

不是一位理想的書評家，不過安格紐在沉思熟慮下，或許好好兒斷定，區區是他最後，也是最好的希望了。

還沒有向後翻書，本人可以說，這本書的情節有一點漏洞。書中主角是康費德，是一九八三年時的美國副總統，家庭良好，普林斯敦大學畢業，他的才華可以由榮譽學位來證明。雖然三十七年以前，在下曾在那裏濫竽教席，這項榮譽僅僅爲飽學之士所建立，但在民主下，毫無疑義學生的素質有了改進，學位或許也容易到手些。但在安格紐先生的標準，這依然只算得是小毛病。

康費德要想幹總統，婚姻也勞燕分飛，而他正用臨床的謹慎方式愛上了衛生教育福利部光艷照人的女部長，康費德副總統可不像安格紐，他是一位自由派，這種缺點的主要證明，便是支持以色列，以及和紐約大學一位激進的朱查克教授來往，這位教授在過去的幾年中，「變得愈來愈甚地投身在平民自由主義運動裏，甚至對那些以保守的步驟解決社會巨大問題的人，更爲不耐。」並不是一個公開危險的人物嘛。

康費德却很像安格紐，不喜歡國務卿，儘管我們依然擁有作報復性一舉摧毀需要以上的飛彈，對於蘇俄似乎已經騙我們從事裁軍的途徑，爲之毛骨悚然。康費德以自己的政壇前程爲孤注，把配備了核彈頭的「中程彈道飛彈」，完整地送交以色列，顯然他還要考慮也送「洲際彈道飛彈」。美國總統是一位沒有想像力的政治家赫爾勒，聽到康費德在他自己授權下，說這項禮物是總統的一項政策，大爲光火。身爲總統，竟派了些人在短短的導火索上。

這篇小說結構的主體，在德黑蘭一處貧民窟隱藏地策劃成形，有一小批伊朗人，大部分都不識之無，由於蘇俄對伊朗的企圖，引起了愛國的驚慌。據這個陰謀組織領袖的解釋，伊朗是波斯灣的攻略要地，因此「確實保有了蘇俄大軍的能源。」爲甚麼蘇俄不靠他們本身廣大的資源，並沒有弄得明白，或許這位陰謀家也只是波斯希瑞斯大學的榮譽學位吧。

不久，蘇俄一位特務到了德黑蘭，像這麼一位仁兄，世界上的任何情報部門都會獲得好好的忠告，把他同何華亨特（水門案主角——譯註）和戈登林狄換一換。密謀分子把這位威脅人物用酒色困住，他們的猜疑證實

了，蘇俄正要打算伊朗。可是該怎麼辦呢？他們不能警告聖駕，他高高在上無由接近，或許會把他們當成精神病下獄，這是一種出人意料值得同情的想法嘛。因此，經過幾分鐘的深思熟慮，他們決定美國與蘇俄的對抗，是能挽救祖國的唯一辦法，下一步的問題是如何把這件事惹出來。

策畫委員會的委員們，把這個問題，再經過「長長的兩分鐘」考慮後，這時，大夥兒的眼光落在「一張零星的「巴黎前鋒論壇報」上。光明猝見了，這家報紙隸屬紐約與華府幾家報紙，它們的發行人在血統上都同情以色列。把空氣放出去說這幾位猶太發行人正在談判價錢，要把報紙連同一家相關的新聞刊物賣給阿拉伯人。這就是會鼓動一個好戰的猶太幫，暗殺華府報紙的發行人（在這本書中，並不是事實上轄有「前鋒論壇報」的「華府郵報」，而是「華府環球報」），這項工具便是個熱狂的「猶太民族主義」分子，名叫奧瑪瑞，住在波多馬克河邊一處叫「尅那勒」猶太人的二十四公頃青翠住宅區裏。然而，這位刺客會被阿拉伯人幹掉，而不是猶太人。猶太人對奧瑪瑞的死亡，其哀慟是自從摩西下葬以後最深的一次。康費德便會到葬禮中，挑撥和領導起反抗阿拉伯人的反應，行動會很恐怖。蘇俄人便會見到他們的機會，而來站在阿拉伯人一邊，在緊跟着的可怖對抗裏，伊朗便會得救了。密謀人士到這時才慈悲地停止了思索和散會。人們一定要把功勞記在安格紐先生頭上，這是一種陰謀中非常了不起的成就，這班毛頭小伙子在一晚上大約只有平平淡淡的五分鐘就籌備出來了。這本小說的以後，便東扯葫蘆西扯葉，吐露了這個陰謀的實施。這可複雜得多了，但是我一定要保留下來，讓讀者自己去發現出了甚麼事，他們現在該有了概括的觀念吧。

安格紐先生除了極具創作力以外，對堅定的讀者還有一項獎賞。他這本書是華府目前使用英文的方式，以及這種污染如何傳播開來的主要文件。在深深的貧民窟裏，一位伊朗的愛國志士，向同志們透露，他已經知道，「自從阿富汗的左派取得政權，和以工具供給了（原文如此）整個政策的改變」以來，蘇俄人準備幹一下。幾分鐘以後，他又以同樣教訓的語氣，解釋「軍備限制協定使得俄國人的核彈彈頭投擲重量的優勢，而不必裝設更多的飛彈。」在這種談吐，我們一定要指出，他那些非常遲鈍的自由戰士，的確已經減少了。

安格紐先生的華府脚色，談吐上大致相同，那怕是在做愛，或者在飛機場上送別，偶爾交換思想都是如此。安格紐本身的文體，來由官腔十足到頭韻體到一種新技術體而各自不同。康費德副總統的座機準備從鳳凰城起飛時，「朝陽耀眼的光芒，並沒有被雲層或污染所軟化，從混凝土滑行道，殘酷地反射到站在噴射機旁一小簇人眼睛裏。」但是有些章句很難分類。在這本書的前面，康費德的新聞秘書，「滿滿抓了一手的花生，劈啪捏了幾個，放進他那一直沒有休息的嘴裏。」

這本書進行時，人們真有了這種感覺，安格紐先生的掙扎少而寫得好了。康費德是參議院院長，同多數黨領袖有一次清除旁聽人士的絕好爭論，這一次到末了有一個青年在議院扶欄上破口大叫。康費德深深同情的關懷，把這件事轉變成對他的有利也令人相信，所以自始至終，都是他對新聞界的惡評。

安格紐先生寫副總統旅程中的細節，也令人佩服——這件事或許與全球性的陰謀不同，他道出的是經驗。寫的是安全人員、空勤人員、幕僚顧問、助理人員、講稿撰擬人員、速記員、歡迎委員會、當地的政界人士、尤其是隨行新聞記者們的習慣和程序，有時候描寫的細節很可愛，他精彩奠定的真實性，很多人一定都感覺得出來，副總統的行動，貢獻不了——絕對沒有——任何公共的目的。也沒有半點兒的理由為甚麼應該有任何文件或組織來掩蓋他們，多餘的經費嗎，遙不可及的空難事件嗎，更不必說行刺了。當然更沒有理由，應該由我們其餘的這些人來支付。從這裏起，我預料會有一次越南式的削減。雖然安格紐先生建立了這項重要的真實情事，他並不能使人相信自己很了解這一點。

「康費德決定」或許不是一部偉大的小說，但是安格紐先生提醒了我們，有多少人、形形色色的人，為了他們本身的私下目的，要促進蘇俄與我國間的紕漏。這種提醒目前我們在越南崩潰的記憶褪色中特別有用，冷戰戰士又從石頭底下向外冒險了。然而，他或許幹得比這本書中更容易一些吧。儘管在看這本書有困難在，這本書作為衙門作風和其他作風的梗概來看，也非常有用。沒有一個好國民會要求可以成為作家的安格紐先生，再度回到那以前的生活方式裏去，全體要求於他的，便是不斷的嘗試、嘗試。（紐約時報書評 76-06-06-03）